

集部

魯齋集卷七

宋　王柏　撰

銘

醫銘

立志必仁察脉必明見證毋忽用藥毋輕惟仁則明惟審則精全此四德尤難其人其庶幾乎拙窟王君有真實見無苟利心我作是語匪誇爾能守之勿倦毋愧斯銘

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汙惟已難克改過遷善惟學之力疏瀹澡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茍得其養氣定神清持守一懈倏焉放失休息之餘求則復得物欲逐逐旦晝遑遑有濁

斯寐無補梏亡學苟日新有不待夜一言蔽之謹厥操舍

求志銘

志學志道聞諸聖人尚志持志鄒孟亦云心之所之求然後得必有事焉講之貴力同曰此志有淺有深亦有不遂非氣不任立在求先志至氣次至與不至爾敬爾肆隱居行義達其所求二者能兼伊呂之儔昔吾夫子猶曰未見乃揭乃扁夫豈自僭斷章取義敢求兩全我

心有感託字而傳在昔大父丱角賦竹顧保歲寒默成
矚目求我先志幾五十年夙夜凜凜恐或顛連左詩右
書相我陋巷有闢斯室神融境暢卓爾前後竹柏蕭森
仰止精畫有赫其臨默成之書大父之操小子識之胡
不慥慥大父之操默成之書宜爾子孫永表吾廬

拱辰爵銘

屹屹蔡公手授玆爵曰的其傳惟劉寶學乃俾爾佋以
祈康勺執虛如盈爾念爾懿乃承乃盤乃銘乃斲允契

厥初惟德其託

善則堂銘 為黄巖楊幼學作

民有物則懿德是彛私欲一蔽萬善斯虧猗歟周子有精其思著書覺後百世之師謂本必端謂則必善親疏難易言簡而辨維揚行父揭為堂扁涵泳四卦其則不遠我覲其要心存乎誠朋友責善無怠斯銘

文定公家藏淳化帖銘

於皇太宗偃武脩文游心翰墨古蹟効珍入神入妙發

潛根堙邃閣巽巽墨板鮮鮮氣完體裕波點妍精引卷周覽人物彬彬攷事鑑書如影隨形正邪忠佞實根厥心心正筆正千古良箴自時厥後䎙勒紛紛神昏體瘠浸失本真搶攘南渡故物罕聞博古君子撫几馳神維我文定澹然無營有寶斯帖有曄于籯紫宸仗退靈府淵澄梘庭景轉寓目典刑題識雅容印款鮮榮肅拜啟玩手澤炳明所寶非帖清風是承詒爾後裔聿彰厥聲

默成賜硯銘

維皇大父幼師默成授此玉質曰端之珍相彼兩翁對于帝庭玄雲膚寸澤潤斯民清風寂寞畀于支孫于以實之究此令名

新聘端石銘

有紫而腴有潤而容就礪砥之新功啟山川之老色中星炯然聿彰爾質發揮聖言神明厥德

淳祐歙石銘

有縠其理有規其形聘歙江之舊德締魯齋之新盟吟

風昊月露湛雲蒸毋涸毋汭毋替斯銘

瀘石銘

闇而彰縝而密有砥其平表裏如一直内方外君子之德殆若忘年之友朝夕相親于几席

清端石銘

不瑕於飾有質粹如含章於内以時發舒不必鮮仁之語不濡干禄之書相在爾室汝為君子之儒

鑽臺銘

禮饋膳肉有金有幣交際之恭君子所貴生鵞烝豚匪戒匪臚是曰貨取君子所病我非用禦享是多儀毋摽使者審此令詞

愛日銘

天地之化一息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强不息審已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聖人罔敢或倦出作入息衆人蚩蚩自暴自棄老人傷悲我年甞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噬臍無及嗟爾小子

毋曰妙齡髫齔幾何頑頑而巾爾寒襲裘爾飢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窻牖明潔硯席是夷於焉不學烏獸須眉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鑒不遠一善一惡夢覺之關一喜一懼父母之年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日云莫矣默計爾工歌此銘詩氷炭爾衷

存齋銘 為唐貫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

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忒為聖為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凝氷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騐厥操捨實未嘗妄欲知所存先求其放膏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騖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轇轕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存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孅則踣自旦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幾賓主有辨表表玉立貞元所鍾邁

邁時運凛然高風月落霜飛氷凝雪霽一點清芬足酬天地心事誰知圖不盡意

克實齋銘 為劉叔崇作

惟人之性原于一善欲動情勝惡然後見人之好之我所固有若存若亡好未必久利害可移外物可改昔也所好今也何在君子為學必有諸已其所謂信實而已矣彼樂正子以好善稱從遊子敖有不足論二中四下毫釐不差其或未實充無以加既實而克于斯為美雖

至聖人上下一理孟子之言具有等級充實一關最當用力萬善必備缺一不可過此以往幾非在我惟叔綜父有揭斯扁詒我銘之愧此蕪淺

遺書銘

石笥文獻歲月浸荒爰輯墮簡于焉永藏有曄其光乾道奎畫有味其言名賢遺帖巽巽其卷帙典則尚存願言寶之百世其承

懷古厨銘

好古博雅學在其中玩物喪志式病于躬是碑是碣篆籀款識爾圖是書典刑思致我懷古人世遠言堙如或見之實慰我心

四友厨銘

端歙之珍雲烟郁郁爾毛如錐爾楮如玉天相四友得與斯文曰聖曰賢有翼其臨舍之則藏用斯不忒一與心會神明厥德

界則銘

縱橫妙用三百六十如碁之方無閏是積一紙一年百千萬億是曰絜矩永為書式

手板銘

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在輿倚衡聖人有訔

頌

陳輿頌為天台施處士作

人之一心滿腔曰仁義禮智信雖各有名總而專之以生道存推所由生造化之根心之不仁病於私欲孳孳

為利惟日不足天倫斷喪大本殘賊民之顛連曾何能淑有偉處士此仁不虧非資于學不失秉彛逆天理事揮而去之推此一念俯業于醫五十餘年躬脩炮炙劬劬濟世不為利屈有感其誠或報之德急義好施隨入隨出不問親疎視吾有無匪恩之市匪名之沽有惻其隱弗遏弗渝何待覲過始曰仁乎維天降祥自鍾于善子孫衆多厥鑒不遠咨爾子孫循循勉勉名世者出必大且顯

橘榮頌

羌爾錫貢姒氏之服兮頌爾素榮鬻熊之國兮與春無競嘉爾之志兮表裏純白抑予之所嘉兮各一太極顆顆圓兮陰合陽開五行爛兮玉質金相方有道兮寂寂紅紫自知其醜兮銅曩涵泳色香異兮國風不采非世人喜兮鶮鶮獨立夫何求兮德聲而且實侯梅之流兮觀爾儀刑毋自失兮培之濯之數弓之地兮率性不變真畏友兮踰則為枳秉天之理兮願我德業與爾俱長兮

柯葉茂茂無彫零之像兮

知樂仁壽二頌

人心本虛靈纔昏便失脚一理茍昭融羣疑自揮卻物物有精義事事有歸著一智了萬變爲哉有餘樂

衆星環北辰微月墮西岫夜氣澄中襟梏亡保旦晝存存淨人欲生生體天授一仁無間少爲哉有餘壽

書

上王右司書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闈撤棘之後便蒙
開迷先契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衡茅至
今有光倒指十有六載矣藐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
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
傳執事亦時有齒及某兄弟之意又知孤露之蹤所以
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名冠星郎密毗上宰直
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賀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
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浸

浸乎小人之歸矣一旦𢠸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絶科舉之業克去禄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人十己千之功以至於必明必强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廬亦將有飄蕩摇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

乃斷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捺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静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狥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脩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為而發痛念先君仕塗坎壈百未一伸尚有蚤識英噐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鷗鷺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君知人之効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

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間闊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遥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葢有不得已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

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踰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爲宰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量器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賛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寃民內而君子小人

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姦宄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
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戕賊於利欲之
塗良心熏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
自拔於頽波之中者葢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
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闡望
袞袞於薦紳之口名還之初天下共徯之曰必横經虎
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退避兩載而後進豈
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熟觀天下之

大勢必以為世道尚可扶持化原尚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脈日微如之何其可為也天下所共知者内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敵國日强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强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帥閫者將校之綱朝廷者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内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

都司其任豈不為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畧可見雖都司潛毗密賛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為當此時此政為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埴之久閱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后用有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后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弛士氣不振風俗不振正以

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葢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它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蘖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變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得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

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為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為僭于湖張公文章風采為時俊才其去荆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為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它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即理以應事故於天下

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為當先何事為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葢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薫蕕同器決無久馨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為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殊未有毫髮進也幸於仞牆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痾卻客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既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肖如某亦未蒙擯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敢僭陳尚丐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

脩未有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浚行淵源成就人才為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堙蕪後生小子倀倀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殖培養以續不絕如綫之氣脈捨麗澤書院何賴焉尊契丈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

撫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實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尊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旦夕宦轍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后已也今幸天啟深衷凡聲氣所同曲意諏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泳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竊謂朔望斥時徒會亟散切偲之論不浹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篤念先猷紹復師友之盛未足有

稱妄意及此弭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撫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説為衆所敬者為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汛潔齋宇增置床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饔止宿不以虛文利禄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聞風而至四方視傚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衍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之壽脉以為國家

無窮討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大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倉利害書

社倉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録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之招賢文公倣而行之於崇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斂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斂收息二

分小歉則蠲其半大飢則盡蠲之此爲小異魏公之法
雖踈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盃酒從
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祖荆舒聚
斂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腐患既狹而將
不名也當時亦莫能决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
則法俱無弊柰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
曰子之糓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南軒先生
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掊荆舒實爲朱先生

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飢餓轉于溝壑化為盜賊哉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荆舒託濟人之名罔其利以供上之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儲其利以復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患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

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憂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人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葢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

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即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覈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發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覩淳熙八年朱先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寮吏

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為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决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塞實意吏既慕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令也不然斂以錢科以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必至於敷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産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

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患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為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為廣惠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為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為惠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

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鑰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盤量旣有酒食徵需之供又有人從偷竊之耗主之者凜凜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霸之人即時移易私用空其封鐍及至撿覈不過旋賂官吏當連年旱傷米價頓踴慮其賑給見底反巧為說辭以蔽當路寧科抑而不敢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糴

而償之價不逮時例行敷抑或增會價或添斛面或責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夯之費猶云可也有產者惴惴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敷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即昔日敷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糴之時吏持其柄以為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竊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有無我之盛德既足以來天

下之善言而后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亦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觧償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

服勤之勞於逋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糴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為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後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為心而

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歛抑人户糴償非特今日之重困是爲異日白歛之漸也爲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爲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闕錢撥助以俟後日盈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僭越出位不勝震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眞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

是訓以警僚寀可謂得為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虛已納善孳孳不倦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膏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糴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為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

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畧繼之以愚説二條恐或可以裨賛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竊惟兩浙槩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有知之者婺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為民害者版籍荒落而已雖胥吏持虧盈之數

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柰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匿鄉都之舊額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為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為重婺即次之婺之七邑金華為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蠲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衣韶之長版曹也增羅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帛之價頓踴縠

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僅自保用度稍廣質鬻隨至中産之家往往一歲之入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窘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昂價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為富而積粟者設為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既隆數十年之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尚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葢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弱最下

之戶昔之為富家巨室者尚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閉糴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糴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應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馳反如白科上下相疑糴者束手而糴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憂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閉糴

也方慮其喜於得價傾囷倒廩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良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為今之策奈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堙蕪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家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始

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飢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尚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畊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竊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歷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令不及小户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令又移易它用數額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劝社倉廣惠之遺法

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為沽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為中户之困既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壞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顧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聚朽蠹三老凍餒此晏子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侯國殊無發粟之意竊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

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社倉廣惠倉之類盡盡數散之官庾竭然後及於私家名正言順義感仁暢既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葢設施先後之序實意之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孟子

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糴價何為而驟高也以歲旱而無糴也是糴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旱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旱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既歉矣而又盡索其家貝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為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

豈有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減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歉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糶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服互相推托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蠲租之數既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畧可

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旱之邑中旱之邑不旱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旱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直求糴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旱之邑也其中熟中旱之邑又有最旱中旱不旱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無輕重偏倚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旱者當賑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旱者

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損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答劉復之求行狀

某早歲疎慵知學最晚人所擯棄乃蒙尊府楄堂先生一見偉視進而教之遂獲廁交於下風既得親炙典刑文獻於前又得漸染芝馨竹韻於後情均魯衛義重金蘭受知篆感如海斯深玆蒙札誨諄喻先夫人行狀尤

見至孝顯親所以期待不肖者乃欲推而納之文章之
籙雖自信甚篤不應犯此大不韙然詳誦來教情深禮
隆懇懇惻惻即合痛鞭駑駘奉命唯謹其敢辭乎但有
一二委折交戰于中有不容自嘿者願畧陳之某嘗謂
行狀之作非古也又嘗考之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
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
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周士大夫以上葬必有謚而
勲德著見於時人所共知不待其子累累之言故請謚

之詞寂寥簡短不能數語後之士大夫勲德不盡表表於當時而人子哀痛之中難於自述遂屬以門生故吏具述行事以狀其請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為行狀者其說以為將求名世之士為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失矣夫觀昌黎廬陵東坡之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為也又知婦人之不為行狀之意亦明矣若以行狀而求銘猶有說也今先夫人已有墓銘乃撝堂之門人述其師之語理已當矣若又為

行狀不亦贅乎愚謂行狀之不必作者此也況某幼失怙恃而行狀墓銘因循至今而先世一時交游知心之士零落淪謝不復存者此事往來胸中日夜如坐鍼刺豈自親未有狀其行而誌其墓乃為它人為之其忍乎使某果粗有文彩可觀而先夫人猶未有誌銘則亦不敢為也然所以不克奉承者誠非飾僞若夫師生之稱古人之所甚重顧某何者乃敢偃然居之尤不敢當所有家傳誌銘及所賜染扎併用納回仰惟先夫人淑德

懿範苦節貞儀固足以光耀女史垂於無窮然顯親之要實在復之立身行道日進日盛而不在乎區區之文也君子愛人以德豈可靡於世俗之交惟高明識察而恕之

答何子恭

書來諭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為狂為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

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教它立脚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脱於荆棘坑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曾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它日志向漸定移步漸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它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縛太緊鉗鎚太酷彼將疑為君子如此之難惝然退安於舊穴却是吾輩為淵敺魚顔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學絶少只得且

容它樂親吾輩開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磋必琢而後可磨亦理也高明以為如何

乾隆御覽之寶

魯齋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　卷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范鍾

魯齋集卷八

宋 王柏 撰

書

上宗長書論掃松

某竊謂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以其明天理秉禮義不忘其本也是故先王之制禮自天子至於庶人所以祭其先者節以世代之數今掃松之祭野祭也古無是祭也古無是祭而今世俗行之無敢廢者雖閭巷小人

貧無立錐當清明之時一陌之紙一豆之飯猶徘徊於火塋之所而寓其追思之誠何也所以約天下歸於厚敬其所自出也敬其所自出則凡塋域之所可考識者固不以世代為限此所謂報本反始之禮禮者節文此天理也吾宗亦金華之望也其聚族之會者有二曰月旦之會曰掃松之會月旦之會所以示長幼之序掃松之會所以致追慕之思月旦或有時而缺掃松則不可缺也雖閭巷小人猶不敢缺況吾宗其可已乎自始祖

而下至於一府君其塋不過七所上世諸尊長約以三位輪掌丞相位一年十一府君派下共一年三三府君與尚書派下共一年大約所費不過用二十有餘貫故尚書位計錢十有二貫九中散位計錢六貫十八承事位計錢六貫此例行之非一年矣十八承事位下每次係三五叔三位主辦前日蒙三五叔賜訪以三七叔位窘之辭又蒙三九叔賜柬欲行權免然某人微行卑非主宗盟者何敢容喙但以卑下奉承尊長之命豈敢懟

然而不報退而念之所費本不多而此事之所關係甚大不特有以啟鄉黨之譏議而天理之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則某之躐次而言不為無因夫子孫之不能以皆盛也固也亦幸而不至於皆衰則盛者其可保乎令族人咸曰三三府君派下之最盛者莫如尊叔令之人往往謙冲遜避不敢以盛自居然於此事則不當不以盛自任也咸欲屈尊重與三五叔合之則每位不過用三貫而已通以三年輪掌計之則每年不過費一貫之貲

固尊叔之所不足計然所以植立門户持扶天理誠非小補諸族人不敢以此禀聞某竊謂尊叔握空披荆創造基業親戚鄉黨莫不推重是豈俛倖所能及乎而況二賢弟學問卓然此理洞明何待愚者一言之悟正以每年循習舊例不知此曲折也誠使尊叔知之豈不黜然驚奮大抵不以此禀聞者抑以待尊叔甚薄也然某則不敢不禀拱聽尊命

答嚴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匱甚以為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為慰此無它葢它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及耳若人人皆可為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減騶從儀飭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尾尾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也甚慼甚美區區之見以為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米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嚴不産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為之豐歉年來米禁既密賑助不至軍儲日

窘民食曰難嚴固有疾視婺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蘭溪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為矣蘭溪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密不能俱絶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蘭溪一邑之輸而尚可以為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嘗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二州雖屬兩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

宜何拘攣之足徇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内豈應貧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得請只乞割蘭溪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既與嚴接境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敷陳不厭再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儻幸此請或行永為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椿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

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為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釐其繆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拭目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諭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强勉之志而無可强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為後生

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為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葢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即其欲强勉之志便是可强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絶於將來此吾人尚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為如何

復吴太清書

某疏鹵之學至不足道况當垂垂衰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蒙下顧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顧某

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既而聞嘗登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為主此為學第一義嘗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平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恵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顔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悉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歛衽三復為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渚議論間問北山何先生何

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自作話頭接引後進某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渚曰然某無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為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

意少竊謂茍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見孔顔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倉書

逖違偉度轉目三載東閤邃嚴而枯冷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醲渥即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牋之慶非慢也

翔泳之勢不同也惟高明諒之某衰老待盡于窮擱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寳帖諄諭勤劬備感謙虚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屬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顧却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賛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猘狺噬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萋斐之誣鎮定其搖杌之勢使其家紀綱粗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

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為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諭上委之於從臾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惠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既尚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之是猶有餘望也匆匆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與何無適

昨令弟元鼎下訪首傳雅意出寶度之古端為老境之重鎮恵至渥也某再三研磨躬自滌濯誠温淳明粹如亞聖為妙品但某書齋荒陋平生未嘗有此受用然其三益之友俱不在目瑣瑣駑才舉無足以慰其意静而觀之大有愠色況其詞章之拙點畫之繆皆足以獻笑於大方縱令含羞忍垢不敢違主人之命而某當垂盡之年豈足以久淹此賢哉其勢必至於埋没至寶得罪造物已勉承厚睠挽留幾月敬用復歸寶藏非敢固守

一廉為不情之遯尚句矜體視收如蒙篤叙先契振其枯落側闡編集古文甚精刦望賜借一錄庶可以廣私淑之教乃不朽之大賜也

通趙星渚

即日白露橫江黃雲棲畝恭惟暫韜經濟妙養中和顧諟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赤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

幸得草巢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絶也瞻望道徳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堙蕪不自意㥘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根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鶴書不勝驚愳恐吕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槀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為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卜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闡暫收朝蹟歸隱故山陶鎔水石於世味之

外酬酢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且闡屬車豹尾中稀如晨星切恐綠綈方底之詔已飛下岞崿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恝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絶少舊學剌落幾盡尚有一點真實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涵泳向侍坐隅蒙舉陳克齋所記暮春章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為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令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為疑又以文集參考則知其反為未定之

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録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於無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妄揣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虚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為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為圖象

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説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圓象也後人殽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于圖上指此一語方爲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爲然否朱子之説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爲孔叢子僞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至其政息竊意夫子之答只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至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

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字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其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為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為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鶻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専人省侯起居其輕瀆賜之容留不勝幸甚未卜

待拜更乞為斯道自重為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忱禱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即日冬令權輿霜明風勁恭惟勇退要途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近者僭上之教以牘門籍之荒凉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聞尊體偶違和裕未敢繼馳尺牋敬詷藥石之慶方引領東望日切泰山北斗之仰專使遠臨俯授寶帖聯題

累牘蓬蓽生光驚喜下拜盥手剔緘仰見郁郁情文勤渠謙讓如親侍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斁某崦嵫甚迫哀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岝崿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袪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闊幾於自棄重荷不鄙矜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日俾入思慮將有以儆策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峰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亡

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即是元致格傳某聞之躍然若不動斧鑿而元詞儼然誠追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嚴陵吳守檗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嘗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曾聞之否此說以為如何某又嘗玉峰以所編道統録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為尚欠綱領也未知嘗達尊聽否某竊嘆世衰道微同志絶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内範橅敭歴且久不知朝野中可以與之

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晩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窮巷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開其昏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餝戕恭脩大貺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護鼎茵柱石斯道大展經綸以副四方善類之祝某拳拳無任不備

一浴沂一章區區所疑已蒙印可足見太公無我與人為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是無

形而有理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牴牾也某妄謂當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著拍未必起象山議耳

一前人以家語爲先秦古書此句稍寛竟不知爲何人所録疑其爲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爲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

未妥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之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為然否更乞不倦之教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為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

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固
嘗置於近思録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
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丏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
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
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
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
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

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為不易之禮固為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為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不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若元妃薨凡繼室皆其妾媵也雖有子不得並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

元妃固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並配今之庶母却合古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祔于妾祖姑别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為如何敢乞開曉

謝得御書

某伏蒙分頒理宗皇帝親御奎畫旌表懿號墨本某百拜敬觀而天光發祥於蓽門圭竇之陋草茅賤士日瞻寵靈以為厚幸伏讀下方跋語獲知廣廈細旃之上君

臣都俞之中天下於是蒙被大哉乾元之澤雲龍風虎真千載一時之遇猗歟盛哉又知清德精白孚感上心如是則百僚之貪廉四海之肥瘠舉莫逃於日月之明推是心而往太平豈不指日可冀奈何氣運未回聖志未遂而天下百姓攀龍髯而莫及矣嗚乎悲夫慶元遺民對揚帝渥下情無任欣幸追感之至

回趙税院

某昧昧陋巷掩關自守曩者猥蒙尊翁星渚先生遠賜

招聘俾與聖則多士共陶賢師帥之德化浩渺東湖沾溉無極雖聞詩禮親傳淵源溥洽未敢遽倚東閣之散歲莫告歸竟不獲瞻際英標實為曠禮徒深高仰近者家奴歸自名門恭捧手筆諷光曄曄透出紙外申誦睠雅感激無斁玆又辱尊翁專使下臨教賚優渥尤深感愧謹勒短劄以謝隆施庸證契家齊盟之始末由面覿敢冀定省之暇金玉厥躬上承家學以踵光大之業遡風不勝拳拳伏肀台照

答車玉峰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櫩闃焉人跡忽有持書立於黄葉堆裏乃吾畏友軫綏枯朽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敬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日裕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頒教道統録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曜萬古與天地相為終始無疑昨見蔡九峰嘗編一本曰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

之詳敬巖姪亦曾有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黄勉齋門目頗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逐門内更與次第之爲尤佳葢此莫難於顔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爲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諭大學致知章不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

也某亦甞見人説聽訟章為致格傳不敢以為然今若合此一叚共為一章却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為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意章傳之前尤為省力前三綱自為經傳後八目自為經傳未知高見以為如何河圖分合説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為天數二四為

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却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嘗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泛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葢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看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為盡善固陋

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畧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嚮不間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臨紙耿耿

答王栗山

某幼孤失學晚親有道曾未知嚮方卷藏不謹姓名誤落於人間遂爲當路牽挽一出不自意陟峻嶺臨東海之濱冒登聖則講席獲友諸賢一洗平生之寡陋所恨不能久旅於莊人雅士未及摳衣叩請此皆質弱氣餒

求道不勇之過至今愧悔無已憶昔齋康暇日閒月旦之公評固已知栗山之聲望久矣性拙且懶未能奉咫尺之書致殷勤於左右反使栗山以書先之其為慚負何可量也竊計春秋亦已高而所施於某者反若後生之於長上小官之於達官然此則非某之所敢當也某譾焉枯朽無用於世蒙不鄙棄辱以講篇諸作遠賜推敎肅容端拜誦詠甚久仰見君子之所養發揮於詞章老健簡古不鑿不晦實有以激哀惰而增高明也每謂

後世文章之所以不古者止不本諸經而已苟能於大學以求其用於論語以求其教於孟子以求其通於中庸以求其原如是則義理沛然此文章之元氣也此四書者固非為文章設也乃經天緯地之具治世文教之書潛心涵泳有自然之文故也近世之文大壞於舉業浮而誕鑿而誣其次壞於駢儷弱而鄙麗而諛間有厭今而嗜古者不過求於奇詭艱澁以揜其淺陋空虛固亦有出入史漢根蔕韓柳者終不免墮於博而寡要勞

而無功之中此病沈痼莫能藥也自王兵部創書堂於
仙郡此風頓變每得朋友書此意猶未泯令栗山有職
位於其間領袖多士更望左右扶持以引以翼俾勿壞
是禱不審近來新進有可者否聞有黃巖杜則卿誠佳
士也不知尚留否如此君者更得數人常在堂中則聲
應氣求不患不翕合矣高見以為如何某一向以無書
堂便久不得仰答朕施魯人之皐有如此者惟高明察
焉某崦嵫景迫無由可以承下風奉餘論願言留情鼎

餁謹護體府藩維斯文棟榦吾道不勝忱禱

復天台陳司户 天瑞字景祥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寵以長書示以巨帙禮甚度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顧衰耄殘息何足稱此至於奬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觀以蘊氏古史為題占地步已甚闊以朱子餘論為主立門户又甚正竦然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為之頓明嘗謂漢

當暴秦煨燼之餘典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稗野開天下之盲聾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公始譏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畧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黄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力而務

勝及訂其繆可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感世二字斷之藕黄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温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敘三皇反加詳焉豈臨文之際而忘之乎抑不免於務勝而感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爲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令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汚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

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别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其立義凛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闊復加以正其門戸正而又正復濟之以闊豈非欲推本於經折衷以理邪若以是爲識本原而可達於聖賢則不可必識本原可達於聖賢而後能推本於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别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粲然亦曰可以名家矣若曰著書垂

後有必於名家恐為計太蚤而自待太涼竊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則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既衰學問枯落記覔不强掛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論議之差不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為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令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汩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而於天

理民彛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爲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爲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它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内政之制此爲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丘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内政獨不書也既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既没齊國因其遺業常强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叙微子也未免徇左

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為殷之三仁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殷也不應微子遽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既克微子又何為面縛銜璧哀絰輿櫬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面縛輿櫬正武庚祈哀請命之態武王不忍絶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

伺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絶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於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叙叔梁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為輕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其書告陳恒弑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

也此是以戰國縱横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為父母之邦葢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為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衞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手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叙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

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為性為孟子之失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偽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擊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為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亡

者亦有其故齊秦晉楚之爭伯而鄭居于中遂爲戰場惟其地爲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强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敝而不至於亡及子産當國而伯業已衰不然則鄭覆亡已久矣安能待子産之出乎子産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時固未易多得蘇氏遽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却聖人一譎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譎之餘風

恐古之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為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教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為哉烏在其為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為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為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

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淳正比蘇氏尤為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為最淳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尚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録未為正大葢蘇氏門下不是著脚處昔司馬温公嘗編稽古録極為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為信古録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録是録其

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録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謚不足為聖人輕重盡去之目録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悞字脫落尚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辜下問之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

致知用力之方凡三言考古今别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為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幸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别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其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彛不為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聞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飢如渴故不敢以煩瀆爲憚況辱温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薤琳琅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藥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龎雜有悞尊聽既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嘿竊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爲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爲恐或有之止是其下一必字太死

殺爾尊諭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為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大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已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書自子思始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指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反諸書雜録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脩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

脩改者歷歷可攷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宏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韙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真實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諭尚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愚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不更陳之尚賴傾倒忠告尊諭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動未為不可是經體之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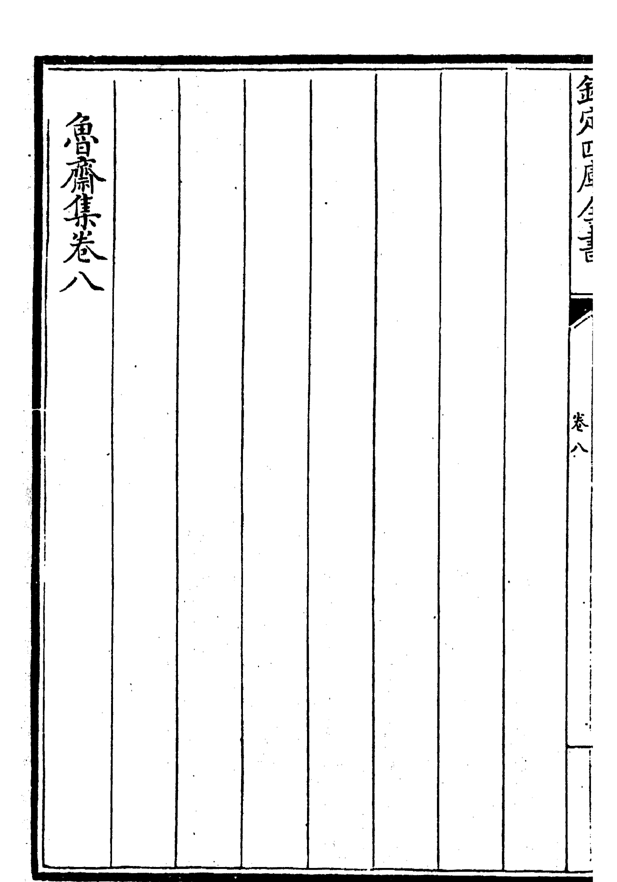
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嗣輔杜預與之破碎其罪大矣此書雖集夫子之格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諭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畧無所損也學者隨其

逐條章措曲折優柔饜飫者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却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為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上承毅齋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為如何區區之愚以尚書一典敘事二謨敘言故欲以事先於言者首以温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既未明今

當去之尊諭謂雖記録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冶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班残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强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為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録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應不分不曉如

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却是著為此書非記録也孟子篇終却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書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為政可知已蚤是有些傳會茍如其言則克己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慊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為急則為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記録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為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觧此意總作

三節說一曰時君咸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畧已創例於前矣尊見以為如何尊諭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為經餘則為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橅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為傳乎堯曰至公說當為傳乎當為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巵為壽於通齋之下仰止者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宣



魯齋集卷八